

宗教内对话

〔西〕雷蒙·潘尼卡 / 著

By Raimon Panikkar

王志成 思 竹 / 译

The Intrareligious Dialogue



信仰与信念：一种多宗教经验
宗教相遇中的游戏规则
宗教相遇中的“悬置”

空与实：佛教和基督教对人类困境的回应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宗教内对话

B920
2P146
✓

The

Intran-

sious

Dialogue

〔西〕雷蒙·潘尼卡 / 著

By Raimon Panikkar

王志成 思 竹 /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内对话/(西班牙)潘尼卡著;王志成,恩竹 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3

原书名:The Intrareligious Dialogue

ISBN 7-80123-313-1

I. 宗… II. ①潘…②王…③恩… III. 对话神学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700 号

宗教内对话

雷蒙·潘尼卡著

Raimon Panikkar

王志成 恩竹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100007)

电 话: 64023355-2504

责任编辑: 戴展京

装帧设计: 陶 静 司博文

印 刷: 北京鑫洪源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25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313-1/B·53

定 价: 12.00 元

本书的翻译出版经 Raimon Panikkar 及其代理 Anna Soler-Pont 授权, 根据 Paulist Press 1999 年英文修订本译成中文。

译者的话

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 1918 -)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神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宗教对话之父”。他精通 10 余种语言,其中包括梵文、巴利文、希腊文、拉丁文,用六七种语言写作,至今已出版著作 50 余部,发表论文 500 多篇。我们翻译他的著作,目的至少有二:一是为了切实促进我国宗教学、宗教哲学、跨文化学术研究的发展;二是通过翻译这种对话方式,使我们的灵魂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转化,为宗教对话的有效展开作一点预备。

潘尼卡说,和平需要预备。宗教和平既不是通过由一种宗教去统摄其他宗教达到,也不是通过把所有宗教蒸馏成同质的东西达到,而是需要在诸多极性间进行持续的对话。

《宗教内对话》一书于1978年首次由保罗出版社(Paulist Press)出版,并成为宗教对话领域的经典著作。今年夏天我们告诉潘尼卡先生,我们准备翻译他的这部经典著作。这位时代的先知甚为高兴,授意他的版权代理安娜·索莱尔-庞特(Anna Soler-Pont)免费转让中文版权。令我们更为惊喜的是,《宗教内对话》于1999年出版了修订本,内容上增加了极有价值的4章。

潘尼卡的著作和论文都是高度浓缩的,以致只有“少数人”感兴趣。潘尼卡的作品,光“看”不会明白,惟有“吃”了才明白。这个时代,我们确实“看”得太多,“吃”得太少。我们可以提醒读者,你面前这部书主要是给你“吃”的,而不是“看”的。^①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感谢潘尼卡教授及其助手伊格内赛·博戴(Ignasi Boada)的帮助。也要感谢郭慕天神父、陈佐人(Stephen Chan)教授、包利民教授、杨大春教授、周展博士、韩燕女士等人的帮助。他们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使该书的翻译避免了许多错误。

感谢浙江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主任恩师陈村富教授

^① 我们已翻译出版潘尼卡的两部重要作品:《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智慧的居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读者若有兴趣,可以“吃”这两部先知性作品。

在译事、翻译环境和生活诸方面的帮助与关怀,感谢夏基松教授对我们翻译和学术上的肯定和支持,感谢廖可斌教授、黄华新教授、罗卫东教授对我们翻译和学术上的支持和帮助。最后感谢编辑戴晨京女士对本书的关切,使这部先知性作品能及时与中国读者见面。

王志成

2000年12月25日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新版序

本书第一版已有了印地文修订本第二版以及西班牙文、德文和法文的译本。

我依英文本第二版进行修订,增加了4章,等于是另一本书,也可算是英文第三版了。

扉页题词“宗教内对话(intrareligious dialogue)的山上训道”首领各章,表达了富有成果的对话所需要的人的基本态度。

作者要感谢保罗出版社,该社克服了我们这个加速时代崇新慕奇的盲目崇拜。本书的诸问题不仅代表了该书作者毕生投入的一项事业;它们也宣称是读者不可避免的一个关切:个人的完满。

雷蒙·潘尼卡
塔弗特(卡特伦雅)
1998年复活节

序 言

ouk emou

alla tou logou akousantas

不听从我，

而听从这逻各斯……

——赫拉克利特，残篇 50

对话作为一种属人的和人道的行动，在我们这个个人主义特别盛行的时代，它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异常迫切。我们所有关于“地球村”的轻薄言谈是发生在妥善锁藏着的人工屏幕上，以及在“有特权”个体的版权上，这些个体小心提防着他们在被称为小汽车的大容器（每年引致 100 万次以上事故）里所作的高速的私人运动。我们要么再次并重新发现有血有肉的邻人，要么走向一场宇宙范围的灾难，一如该词本身表明的（*dis-astrum*）*。我们个体的自足性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不断相互碰面，但

* 灾难(*disaster*)，拉丁文为 *disastrum*，词根 *astrum* 有星、天体之意。——译注

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发现我们的邻人——因为我们不去发现自己，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谁知道他自己，谁就在他自身之中知道万物”(*Qui enim se cognoscit, in se omnia cognoscet*)——古人这样说，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在他的《演讲集》(*Oratio*)中所表述的。

我们与他人打交道，大多数要么是在完全客观的层面上，要么是在纯粹主观的层面上，也就是说，要么是理性的相遇要么是情感的相会。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参与“辩证的对话”。我们在假定是中立的地方相遇：教义和观点的“领域”。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参与“爱欲的对话”。我们在同情和反感的领域在不同层面相会：“个人”关系的集合地。

这两种相遇都是我们属人状况的一部分，但如果拆开来，它们对于人的充分实现是不够的。人不止是一部能思考的机器和一堆欲望的组合。世界不止是一个客观事实，他人不止是分离的个体。“万物之间总有一种隐秘的联系”(*Semper occulta quaedam est concatenatio*)，引用皮科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里所说的一句话(《歌剧全集》[*Opera Omnia*], ed. Basileae, 1572, p. 235)来说，这句话道出了其他传统所称的普遍和谐(*harmonia*)、互渗互存(*perichôrêsis*)、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凡事彼此关联

(*sarvam-sarvātmakam*)等。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不是一种外在的连结,而是属于我们最深处的构造,不管它是与地球、与生物——尤其是人——还是与神的关系。整个实在呈现一种“神—人—宇宙共融的”(theoanthropocosmic),或者用一个更好听的词,“宇宙—神—人共融的”(cosmotheandric)性质。

当我们把我们的视野限于属人的关系时,我们看到,他者不只是观念的产物,对于这些观念我们是多少赞同的,也不只是亲缘关系的载体,这些亲缘关系使得大量交易成为可能;它既非纯粹的(另一个)主体也非纯粹的(另一个)客体。它是一个人格,它不是我的私我,但它属于我的大我。这是使交流和沟通得以可能的东西。这一意识是“**对话的对话**”的开始。“你”作为不同于非我的东西出现了。

当这种相遇触及我们的内在信念的深处时,当它到达有关生命意义的终极问题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是在进行“**宗教的对话之对话**”了。这种对话往往没有超越教义和情感投射的层面。这是“**宗教间对话**”,它一般由不同信念体系或艺术敏感性的专家或代表来进行。

当对话抓住我们的整个人并除去我们的许多面具时,由于某种东西在我们心中活动起来,我们开始进行“**宗教内对话**”。这是为“你”所激起的内在对话,“你”对

“我”来说并非无可无不可的。某种东西在我们的存在的最深处活动起来，对于这种东西，我们常常不敢太大声地诉诸言语。这一运动会通向一种起净化作用的个人独白或一种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与世隔绝。“小信条”(micro-doxies)之墙倒塌，我们会被埋在瓦砾之下，除非我们成功地清理石块，重新建造我们的房子。诱惑可能是双重的。对于强大者，它是为了统一——无论称之为一个上帝、宗教或文化，还是一个世界政府、民主或市场——而建造一座巴别塔。属人的尺度丧失了。对于较不强大者，诱惑是为自己造一个与世隔绝的壳而不是朝共同体开放的一个家。属人的尺度也丧失了。

简言之，宗教内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行动——一种既不统一我们也不窒息我们而是重新连结我们(在各个方面)的行动。它发生在我们的存在之内核中，发生在我们对拯救性真理的探寻中——无论我们可能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这些含蓄意义过于丰富的词。我们投身于这样一种对话，不仅向上看，面向一个超越的实在，或向外看，面向一个原始的传统，而且水平地看，面向其他人的世界，这些人可能相信他们已找到通向人类命运之实现的其他道路。探求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祈祷，一种朝所有方向开放的祈祷。

宗教内对话的开头几步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它们

发生在人之深处。这对话是**开放的**。它不再被锁在自大的樊笼里；它朝我们邻人的宗教性开放。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他们？他们的信念成为个人的宗教问题。它也是**深刻的**。它不再仅仅关心种种表述（我们自己传统的或其他传统的）。它是关于实在之意义——即拯救性真理，如前所说——的人的问题。

宗教内对话是一种内在的对话，在其中一个人与天使、与守护神(*daimôn*)、与自己搏斗。我们如何才能进入一个解放性真理的全部，倘若我们的邻人看来拥有不同的信念，这些信念有时与我们自己的确信全然不相容？

这一内在对话既非在众人中的独白，也非只是与“上帝”的独语；也不是对对话伙伴的信念或另一个宗教的默想。它不是出于好奇或怀着同情心去探究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寻求拯救，我们也接受他人的教导而不只是接受我们自己部落的教导。我们于是在宗教领域超越了多少是不自觉的对待私人财产一般的态度。宗教内对话天生是一种吸收行动——我想称之为圣餐行动。它努力把超越者吸收进我们的内在性之中。

不过，有人可能会说，真理之源在上帝之中，或者至少在超越性之中，而不是在人之中。真理在启蒙、拯救性经验、超越性中或甚至在形迹上展示自己。无论如何，这真理不是我的一时兴致的结果；它有某种超个体特征，不

管其名为“上帝”、“爱”、“人性”还是“无知”。那么我们为什么在人类意见中寻找宗教真理呢？在宗教内对话中难道没有一种宗教叛教的端倪吗？在冒险进入未知之路，努力理解他人的所言所思之前，我难道不应首先尽力更好地理解我自己传统的丰富内容吗？如果我侧耳倾听异国塞壬们*的美妙歌声，我还能是一个正统的吠檀多主义者或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吗？我不再相信体现在我自己传统中的启示之圆满性了吗？我甚至还有权利按自己的口味为自己调一杯宗教鸡尾酒吗？一句话，难道宗教内对话不是有点折衷主义倾向，暴露了我缺乏信实且浅薄吗？

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疑问被漠视或被解释为宗派态度或狂热态度，才有形形色色的所谓新宗教运动的日益兴盛。人们为舶来品所吸引；人们误解了新之含义，由此背井离乡。这既解释了东方对西方人的吸引力，也解释了东方的年轻人大批向科学和技术中心移居的原因。一个人若不同时强调西方对东方的巨大影响——对此西方人有时似乎视为理所当然——决不应提东方对西方的影响。

毋庸置疑，首先知道一个人自己的传统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心满意足地肯定我们应该能够在我们自己的

* 塞壬(siren)，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常用美妙歌声诱杀过往船员。——译注

传统中找到我们要寻求的一切，这既不令人信服，也是不够的。首先，往往是在尝过不同的舶来品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自己世界的深刻意义。一个人从其他地方返回时才发现“家，甜蜜的家”。先知几乎总是从外面来的和流放回来的人。其次，认为我们自己——即便是集体认为——是自足的，这隐含着对他人的某种谴责。我们尊重他们，甚至接受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主观的正当理由，但我们认为他们凡是不合我们自己的真理标准（被确立为绝对参数）的都是错误的。即使那些相信一种绝对启示的人也得承认，他们对那启示的解释是有限的并且因而是完全的。

这一切都很复杂，但宗教内对话超越了纯粹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层面。它也属于哲学人类学的领域，如果我们想强行把它归入范畴的话。简言之，它是人的一个构成性要素，而人，是关系网上的一个结，也就是说，是一个人格——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有知觉的原子或纯粹的数字——在一个无差别的民主的集合体之中。正是我们的人之本性召唤我们在自身之中发现整个属人的世界和整个实在。我们是构成性地开放的，这不仅因为整个宇宙能穿透我们，也因为我们能渗透全部实在。人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万物(*anima quodammodo omnia*)，经院哲学家们重复亚里斯多德的话说道。当我们把人说成是

一个小宇宙时，并非指我们是另一个小型世界，与许多小世界并列；它意味着，人是这（惟一）世界的“缩影化”，我们是在我们人之尺度上的世界。他者当然是一个“他人”（*alius*），是关系网上的另一个核心，是一个“相异的”个体，而不是一个“他物”（*aliud*），另一个“物”，另一个（人类）原子，除了由空间或时间规定的关联之外别无其他关联，而空间和时间被狭隘地看作人类单子的外在要素。

宗教内对话通过帮助我们发现我们自身之中的“他者”——（经上）不是写着，要像爱你自己、你的“同一个”自我那样爱你的邻人吗？——促进个人的实现和人类诸传统的相互丰富，这些传统现在再也不能够生活在一种隔离的状态中，被彼此误解之墙相互隔开，或者生活在一种战争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多少以竞赛和竞争为掩饰。甚至和平共存也常常只不过是政治策略的一种方式，以保持现状——无疑比战争更可取。

总而言之，宗教内对话不是小事；它既非为了和平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甚至也非为了有更好的理解而采取的一种方法。这些都是，但又不止这些，因为它首先暗含了一种既非一元论又非二元论也非原子论的实在观。我不是他者，他者也不是我，但我们是紧紧相连的，我们都是词的分享者，如《梨俱吠陀》（I, 164, 37）所说。我们是在对话中。

“你们若使二成为一，使里面像外面，外面像里面，使上面像下面……那么你们就可以进[‘天国’]”，《多马福音》(22)如是说。当我在我之中发现无神论者、印度教徒和基督徒，当我把我和我的姊妹看成属于同一个自我(存在、命运、实在、奥秘……)，当“他者”在我之中不会感到被视为异己，我在他者之中也不会感到被视为异己……那时我们将更逼近天国、涅槃、实现、圆满、空……

圣芭芭拉(加利福尼亚)

1983 年圣灵降临节